

世界最具故事性的 中篇小说(5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吉林电子出版社

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

世界最具故事性的 中篇小说

(5)

《阅读文库》编委会 编

吉林电子出版社

目 录

屋顶下	鲁 彦 (1)
岔 路	鲁 彦 (28)
丰 收	叶 紫 (38)
童年的悲哀	鲁 彦 (84)

屋顶下

—— 鲁 彦

本德婆婆的脸上突然掠过一阵阴影。她的心像被石头压着似的，沉了下去。

“你没问过我！”

这话又冲上了她的喉头，但又照例的无声地翕动一下嘴唇，缩回去了。

她转过身，走出了厨房。

“好贵的黄鱼！”被按捺下去的话在她的肚子里咕噜着。“八月才上头，桂花黄鱼，老虎扁！两角大洋一斤，不会买东洋鱼！一条吃上半个月！不做忌日，不请客！前天猪肉，昨天鸭蛋，今天黄鱼！豆油不用，用生油，生油不用，用猪油，怎么吃不穷！哼！你丈夫赚得多少钱？二十五元一个月，了不起！比起老头以前的工钱来，自然天差地！可是以前，一个铜板买得十块豆腐。现在呢？一个铜板买一块！哪一样不贵死人……我当媳妇，一碗咸菜，一碟盐，养大儿子，赎回屋子，哼，不从牙齿缝里漏下来，怎有今天！今天，你却要败家了！……一年两年，孩子多了起来，看你怎样过日！”

本德婆婆想着，走进房里，叹了一口气。在她的瘦削的额上，皱纹簇成了结。她的下唇紧紧地盖过了干瘪的上唇，窒息地忍着从心中冲出来的怒气。深陷的两眼上，罩上了一层模糊的云。她的头顶上竖着几根稀疏的白发，后

脑缀着一个假发髻，她的背已经往前弯了。她的两只小脚走动起来，有点踉跄。她的年纪，好像有了六七十岁，但实际上她还只活了五十四年。别的女人生产太多，所以老得快，她却是因为工作的劳苦。四十五岁以前的二十几年中，她很少休息，她虽然小脚，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样的事情。她给人家挑担，磨谷，舂米，磨粉，种菜。倘若三年前不害一场大病，也许她现在还是一个很强健的女工。但现在是全完了。一切都出于意外的突然衰弱下来，眼睛，手脚，体力，都十分不行了。而且因为缺乏好的调养，还在继续地衰弱着。照阿芝叔的意思，他母亲的身体是容易健康起来的，只要多看几次医生，多吃一些药。但本德婆婆却舍不得用钱。“自己会好的，”她固执地这样说，当她开始害病的时候。直至病得愈加利害，她知道医得迟了，愈加不肯请医生。她说已经医不好了，不必白费钱。“年纪本来也到了把啦，瓜熟自落。”她要把她历年积聚下来的钱，留作别的更大的用处，于是这病一直拖延下来，有时仿佛完全好了，有时又像变了痼病，受不得冷，当不得热，咳嗽，头晕，背痛，腰酸，发汗，无力。“补药吃得好，”许多人都这样说。但是她摇着头说：“那还了得，像我们这样人家吃补药！”她以前并不是没有害过病，可都是自己好的，没有吃过药，更不曾吃过补药。她一面发热，一面还要磨谷，舂米。“像现在，既不必做苦工，又不必风吹晒太阳，病不好，是天数，一千剂一万剂补药都是徒然的，”她说。

“不会长久了，”她很明白，而且确信。她于是急切地需要一个继承她的事业的人。阿芝叔已经二十五岁了，近几年来在轮船上做茶房，也颇刻苦俭约，晓得争气，但没

有结婚，可不能算已成家立业，她的责任还未全尽，而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还没有达到。虽然她明白瓜熟自落，人老终死，没有什么舍不得，要是真的一场大病死了，她死不瞑目，永久要在地下抱憾的。儿子没有成家，她的一切过去的努力便落了空。因此，她虽然病着，她急忙给阿芝叔讨了一个媳妇来了。

“我的担子放下了，”她很满意的说。身体能够健康起来，是她的福，倘若能够抱到孙子，更是她无边的福了。至于后来挑担子的人怎样，也只好随他们去。她现在已经缴了印，一切里外的事情交给儿子和媳妇去主张。她的身体坏到这个样子，在家一天，做一天客人。

“有什么错处，不妨骂她，”阿芝叔临行时这末对她说。

这话够有道理了。自己的儿子总是好的。年轻的人自然应该听长辈的教训。但她可决不愿意骂媳妇。虽然媳妇不是自己生的，她可是自己的儿子的亲人。

“晓得我还活得多少日子，有现成饭吃，就够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自然你不必再操心了，不过她到底才当家，又初进门，年纪轻。”

“安心去好啦，她生得很忠厚，又不笨，不会三长两短的！”本德婆婆望着媳妇在旁边低下发红的脸，惆怅的别情忽然找着了安慰，不觉微笑起来。

然而阿芝叔的话的确是有道理的，阿芝婶年纪轻，初进门，才当家，本德婆婆虽然老了而且有病，可不能不时时指点她。当家有如把舵，要精明，要懂得人情世故，要刻苦，要做得体面。一个不小心，触到暗礁，便会闯下大

祸，弄得家破人亡的。现在本德婆婆已经将舵交给了阿芝婶了，但她还得给她瞭望，给她探测水的深浅，风雨的来去，给她最好的最有经验的意见，有时甚至还得帮她握着舵。本德婆婆明白这些。她希望由她辛苦地创造了几十年的家庭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于是她的撒手的念头又渐渐消灭了。她有病，她需要多多休养，但她仍勉强地行动着，注意着，指点着。凡她胜任的事情，她都和阿芝婶分着做。

天还没有亮，本德婆婆已像往日似的坐起在床上，默然思忖着各种事情。待第一线黯淡的晨光透过窗隙，她咳嗽着，打开了窗和门。“可以起来了，”她喊着阿芝婶，一面便去拿扫帚。

“我会扫的，婆婆，你多困一会吧，大清早哩。”

“起早惯了，睡不熟，没有事做也过不得。你去煮饭吧，我会扫的。……一天的事情，全在早上。”

扫完地，本德婆婆便走到厨房，整理着碗筷，该洗的洗，该覆着的覆着，该拿出来的拿出来，帮着阿芝婶。吃过饭，她又去整理箱里的衣服鞋袜，指点着阿芝婶，把旧的剪开，拼起来，补缀着。

一天到晚，都有事做。做完这样，本德婆婆又想到了那样。她的瘦小的腿子总是踉跄地拖着脚来往的走着。她说现在阿芝婶当家了，但实际上却和她自己当家没有分别。

这使阿芝婶非常的为难。婆婆虽然比不得自己的母亲，她可是自己丈夫的母亲，她现在身体这样坏，怎能再辛苦。倘若有了三长两短，又如何对得住自己的丈夫。既然是自己当家了，就应该给婆婆吃现成饭。“啊呀，身体这样坏，还在这里做事体！媳妇不在家吗？”邻居已经说了好几次

了，这话几乎比当面骂她还难受。可不是，摆着一个年轻力壮的媳妇，让可怜的婆婆辛苦着，别人一定会猜测她偷懒，或者和婆婆讲不来话的。她也曾竭力依照婆婆的话日夜忙碌着，她想，一切都一次做完了，应该再没有什么事了，哪晓得本德婆婆像一个发明家似的，尽有许多事情找出来。补完冬衣，她又拿出夏衣来；上完一双鞋底，她又在那里调浆糊剪鞋面。揩过窗子，她提着水桶要抹地板了。她家里只有这两个人，但她好像在那里预备十几个人的家庭一样。阿芝婶还没有怀孕，本德婆婆已经拿出了许多零布和旧衣，拿着剪刀在剪小孩的衣服，教她怎样拼，怎样缝，这一岁穿，这三岁穿，这可以留到十二岁，随后又可以留给第二个孩子，第三个孩子。她常常叹着气说，她不会长久，但她的计划却至少还要活几十年的样子。阿芝婶没有办法，最后想在精神方面给她一点安逸了。

“婆婆，今天吃点什么菜呢？”这几乎是天天要问的。

“你自己主意好了，我好坏都吃得下。”每次是一样的回答。

阿芝婶想，这麻烦应该免掉了。婆婆的口味，她已经懂得。应该吃什么菜，阿芝叔也关照过：“身体不好，要多买一点新鲜菜。她舍不得吃，要逼她吃。”于是她便慢慢自己做起主意来，不再问婆婆了。

然而本德婆婆却有点感到冷淡了，这冷淡，在她觉得仿佛还含有轻视的意思。而且每次要带一点好的贵的菜回来，更使她心痛。她自己是熬惯了嘴的，倘不是从牙齿缝里省下来，哪有今日。媳妇是一个年轻的人，自然不能和她并论。她也认为多少要吃得好一点。不过也须有个限制。例如，一个月中吃一两次好菜，就足够了。若说天天这样，

不但穷人，就连财百万也没有几年好吃的。因为媳妇才起头管家，本德婆婆心里虽然不快活，可是一向缄默着，甚至连面色也不肯露出来。起初她还陪着吃一点，后来只拨动一下筷子就完了。她不这样，阿芝妹是不吃的。倘若阿芝婶也不吃，她可更难过，让煮得好好的菜坏了去。

然而今天，本德婆婆实在不能忍耐了。

“你没有问过我！”这话虽然又给她按捺住，样子却做不出来了。她的脸上满露着不能掩饰的不快活的神色，紧紧地闭着嘴，很像无法遏抑心里的怒气似的，她从厨房走出来，心像箭刺似的，躺在床上叹着气，想了半天。

吃饭的时候，金色的，鲜洁的，美味的黄鱼摆在本德婆婆的面前，本德婆婆的筷子只是在素菜碗里上下。

“婆婆，趁新鲜吧。煮得不好呢。”阿芝婶催过两次了。

“嗯，”这声音很沉重，满含着怒气。她的眼光只射到素菜碗里，怕看面前的黄鱼似的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鱼又原样地摆在本德婆婆的面前。但是本德婆婆的怒气仍未息。

“婆婆，过夜会变味呢。”

“你吃吧，”声音又有点沉重。

第二天早晨，本德婆婆只对黄鱼瞟了一眼。

阿芝婶想，婆婆胃口不好了。这两天颜色很难看，说话也懒洋洋的，不要病又发了，清早还听见她咳嗽了好几声，药不肯吃，只有多吃几碗饭。荤菜似乎吃厌了，不如买一碗新鲜的素菜。

于是午饭的桌上，芋艿代替了黄鱼。

本德婆婆狠狠地瞟了一眼。

这又是才上市的！还只有荸荠那样大小。八月初三才

给灶君菩萨尝过口味，今天又买了！

她气愤地把芋艿碗向媳妇面前推去，换来一碗咸菜。

阿芝婶吃了一惊，停住了筷。

“初三那天，婆婆不是说芋艿好吃吗？”

“自然！你自己吃吧！”本德婆婆咬着牙齿说。

阿芝婶的心突突地跳动起来，满脸发着烧，低下头来。婆婆发气了。为的什么呢？她想不到。也许芋艿不该这样煮？然而那正是婆婆喜欢吃的，照着初三那天婆婆的话：先在饭镬里蒸熟，再摆在菜镬里，加一点油盐和水，轻轻翻动几次，然后撒下葱蒜，略盖一会盖子，便铲进碗里——这叫做落镬芋艿，或者是咸淡没调得好？然而婆婆并没有动过筷子。

“一定是病又发作了，所以爱发气，”阿芝婶想，“好的菜都不想吃。”

怎么办呢？阿芝婶心里着急得很。药又不肯吃……不错，她想到了，这才是开胃健脾的。晚上煨在火缸里，明天早晨给她吃。

她决定下来，下午又出街了。

本德婆婆看着她走出去，愈加生了气。“抢白她一句，一定向别人诉苦去了！丢着家里的事情！”她叹了一口气，也走了出去，立住在大门口。她模糊地看见阿芝婶已经走到桥边。从桥的那边来了一个女人，那是最喜欢讲论人家长短，东西挑拨，绰号叫做“风扇”的阿七嫂。走到桥上，两个人对了面，停住脚，讲了许多话。阿七嫂一面说着什么，一面还举起右手做着手势，仿佛在骂什么人。随后阿芝婶东西望了一下，看见前面又来了一个人，便一直向街里走去。

“同这种人一起，还有什么好话！”本德婆婆的心像刀割似的痛，踉跄地走进房里，倒在一张靠背椅上，伤心起来，她想到养大儿子的一番苦心，却不料今日讨了一个这样不争气的媳妇，不由得润湿了干枯的老眼。她也曾经生过两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现在却只剩了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而女的又出了嫁。倘若大儿子没有死，她现在可还有一个媳妇，几个孩子。倘若那两个女儿也活着，她还有说话的人，还有消气的方法。而现在，却剩了自己一个人，孤孤单单的过着日子。希望讨一个好媳妇，把家里弄得更好一点，总不辜负自己辛苦一生，哪晓得……

阿芝婶回来了。本德婆婆看见她从房门口走过，一直到厨房去，手里提着一包东西。

又买吃的东西！钱当水用了！水，也得节省，防天旱！穷人家哪能这样浪费！

本德婆婆气得动不得了。她像失了心似的，在椅子上一直果坐了半天。

她不想吃晚饭，也吃不下，但想知道又添了一碗什么菜，她终于沉着脸，勉强地坐到桌子边去。

没有添什么菜。芋艿还原样地摆在桌上。黄鱼不见了。吃中饭的时候，它还没有动过。现在可被倒给狗吃了。

本德婆婆站起来，气愤地往厨房走去。

“婆婆要什么东西，我去拿来。”

“自己会拿的！”

她掀开食罩，没有看见黄鱼。开开羹橱，也没有。碗盏桶里一只带腥气的空碗，那正是盛黄鱼的！

她怒气冲天的正想走出厨房，突然嗅到一阵香气。她又走回去，揭开煨在火缸里的瓦罐。

红枣！

现在本德婆婆可绝对不能再忍耐了！再放任下去，会弄得连糠也没有吃！年纪轻轻，饭有三碗好吃，居然吃起补品来了！她拔起脚步，像吃了人参一般，毫不踉跄，走回房里。

“我牙齿缝里省下来！你要一天败光它！……”她咬着牙齿，声音尖锐得和刺刀一样。“你丈夫赚得多少钱？你有多少嫁妆？……这样好吃懒做！……”她说着，痉挛地倒在椅子上，眼睛火一般的红，一脸苍白。

阿芝婶的头上仿佛落下了一声霹雳，完全骇住了。脸色一阵红，一阵青。浑身战栗着。为了什么，婆婆这样生气，没有机会给她细想，也不能够问婆婆。

“我错了，婆婆，”她的声音颤动着、“你不要气坏了身体，我晓得听你的话……”她说着，眼泪流了下来。

“今天黄鱼明天肉！……你在娘家吃什么！……哼！还要补！……”

阿芝婶现在明白了：一场好意变成了恶意，原来婆婆以为是她贪嘴了。天晓得！她几时为的自己！婆婆爱吃什么，该吃什么，全是丈夫再三叮嘱过来的。不信，可以去问他！

“婆婆！……”阿芝婶打算说个明白，但一想到婆婆正在发脾气，解释不清反招疑心，话又缩回去了。

“公婆比不得爹娘，”她记起了母亲常常说的话，“没有错，也要认错的。”现在只有委屈一下，认错了，她想。

“婆婆，我错了，以后不敢了……”她抑住一肚子苦恼，含着伤心的眼泪，又说了一遍。

“你买东西可问过我！……”

“我错了！婆婆。”

本德婆婆的气似乎平了一些，挺直了背，望着阿芝婶，眼眶里也微湿起来。

“嗨，”她叹着气，说，“无非都是为的你们，你们的日子正长着。我还有多少日子，样子早已摆出了的。”

“为的你们？”阿芝婶听着眼泪涌了出来。她自己本也是为的婆婆，也正因为她样子早已摆出了的。……

“你可知道，我怎样把你丈夫养大？”本德婆婆的语气渐渐和婉了。“不讲不知道……”

她开始叙述她的故事。从她进门起，讲到一个一个生下孩子，丈夫的死亡，抚养儿女的困难，工作的劳苦，一直到儿子结婚。她又夹杂些人家的故事，谁怎样起家，谁怎样败家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。她有时含着眼泪，有时含着微笑。

阿芝婶低着头，坐在旁边倾听着。虽然进门不久，关于婆婆的事，丈夫早已详细地讲给她听过了。阿芝婶自己的娘家，也并不曾比较的好。她也是从小就吃过苦的。阿芝叔在家的时候，她曾要求过几次，让她出去给人家做娘姨，但是阿芝叔不肯答应。一则爱她，怕她受苦，二则母亲衰老，非她侍候不可。她很明白，后者的责任重大而且艰难，然而又不得不担当。今天这一番意外的风波，虽然平息了，日子可正长着。吃人家饭，随时可以卷起铺盖；进了婆家，却没有办法。媳妇难做，谁都这样说。可是每一个女人得做媳妇，受尽不少磨难。阿芝婶也只得忍受下去。

本德婆婆也在心里想着：好的媳妇原也不大有，不是好吃懒做，便是搬嘴吵架，或者走人家败门风。媳妇比不

得自己亲生的女儿，打过骂过便无事，大不了，早点把她送出门；媳妇一进来，却不能退回去，气闷烦恼，从此鸡犬不宁。但是后代不能不要，每个儿子都须给他讨一个媳妇。做婆婆的，好在来日不多，譬如早闭上眼睛。本德婆婆也渐渐想明白了。

“人在家吗？”门口忽然有人问了起来，接着便是脚步声。

“乾生叔吗？”本德婆婆回答着，早就听出了是谁的声音。

阿芝婶慌忙拿了一面镜子，走到厨房去。

“夜饭用过吗？”

“吃过了。你们想必更早吧。”本德婆婆站了起来。

“坐下，坐下。……正在吃饭，挂号信到了。阿芝真争气，中秋还没有到，钱又寄来了。”

“怕不见得呢，信在哪里？就烦乾生叔拆开来，看一看吧。——阿芝老婆！倒茶来！点起灯！”

“不必，不必，天还亮。”乾生叔说着，从衣袋里取出信和眼镜，凑近窗边。

“公公吃茶！”阿芝婶托着茶盘，从里面走出来，端了一杯给乾生叔。

“手脚真快，还没坐定，茶就来了。”

“便茶。”随后她又端了一杯给本德婆婆：“婆婆，吃茶。”

“啊，又是四十元！”乾生叔取出汇票，望了一下，微笑地说，一手摸着棕色的胡髭。“生意想必很得意。——年纪到底老了，要不点灯，戴着眼镜看信，还有点模糊。——真是一个孝子，不负你辛苦一生！要老婆好好侍

候你，常常买好的菜给你吃，身体这样坏，要快点吃补药，要你切不可做事情，多困困，钱，不要愁，娘的身上不可省。不肯吃，逼你吃。从前三番四次叮嘱过她，有没有照办？倘有错处，要你骂骂她。近来船上客人多，外快不少，不久可再寄钱来。问你近来身体可好了一点？——唔，你现在总该心足了，阿嫂，一对这样的儿媳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，乾生叔，倘能再帮他们几年忙就好了。谁晓得现在病得这样不中用！”本德婆婆说着，叹了一口气。

但是本德婆婆的心里却非常轻松了。儿子实在是有着十足的孝心的。就是媳妇——她转过头去望了一望，媳妇正在用手巾抹着眼睛，仿佛在那里伤心。明明是刚才的事情，她受了委屈了。儿子的信一句句说得很清楚，无意中替她解释得明明白白，媳妇原是好的。可是，这样的花钱，绝对错了。

“两夫妻都是傻子哩，乾生叔，”本德婆婆继续的说了。“那个会这样说，这个真会这样做，鱼呀肉呀买了来给我吃！全不想到积谷防饥，浪用钱！”

“不是我阿叔批评你，阿嫂，”乾生叔摘下眼镜，说，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；积谷防饥，底下是一句养儿防老，你现在这样，正是养老的时候了。他们很对。否则，要他们做什么！”

“咳，还有什么老好养，病得这样！有福享，要让他们去享了！我只要他们争气，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真没办法，阿芝婶想，劝不转来，只好由她去，从此就照着她办吧，也免得疑心我自己贪嘴巴。说是没问过她，这也容易改，以后就样样去问她，不管大小里外的事——官样文章！自己又乐得少背一点干系。譬如没当家。婆婆

本来比不得亲生的娘。

媳妇到底比不得亲生的女儿，本德婆婆想。自从那次事情以后，她看出阿芝婶变了态度了。话说得很少，使她感到冷淡。什么事情都来问她，又使她厌烦。明明第一次告诉过她，第二次又来问了，仿佛教不会一样。其实她并不蠢，是在那里作假，本德婆婆很知道。这情形，使本德婆婆敏锐地感到；她是在报复从前自己给她的责备：你怪我没问你，现在便样样问你——我不负责！这样下去，又是不得了。例如十五那天，就给她丢尽了脸了。

那天早晨，本德婆婆吃完饭，走到乾生叔店里去的时候，凑巧家里来了一个收账的人。那是贯器店老板阿爱。他和李阿宝是两亲家。李阿宝和阿芝叔在一只轮船上做茶房，多过嘴。这次阿芝叔结婚，本不想到阿爱那里去贯碗盏，不料总管阿芝叔没问他，就叫人去通知了阿爱，送了一张定单去。待阿芝叔知道，东西已经送到，只好用了他的。照老规矩，中秋节的账，有钱付六成，没钱付三四成。八月十五已经是节前最末一日，没有叫人家空手出门的。却不料阿芝婶竟回答他要等婆婆回来。大忙的日子，人家天还没亮便要跑出门，这家收账，那家收账，怎能在这里坐着等，晓得你婆婆几时回来。不近人情。给阿爱猜测起来，不是故意刁难他，便是家里没有钱。再把钱送去，还要被他猜是借来的。传到李阿宝耳朵里，又有背地里给他讲坏话的资料了：“哪，有钱讨老婆，没钱付账！”

“钱箱钥匙是你管的！……”本德婆婆不能不埋怨了。

“没有问过婆婆……怎么付给他！”

本德婆婆生气了，这句话仿佛是在塞她的嘴。

“你说什么话！要你不必问，就全不问！要你问，就全

来问！故意装聋作哑，拨一拨，动一动！”

阿芝婶红着脸，低下头，缄默着。她心里可也生了气，不问你，要挨骂！问你，又要挨骂！我也是爹娘养的！

看看阿芝婶不做声，本德婆婆也就把怒气忍耐住了。虽然郁积在心里更难受，但明天八月十六，正是中秋节，闹起来，六神不安，这半年要走坏运的。没有办法，只有走开了事。

然而这在阿芝婶虽然知道，可没有方法了。她藏着一肚皮冤枉气，实在吐不出来。夜里在床上，她暗暗偷流着眼泪，东思西想着，半夜睡不熟。

第二天，阿芝婶清早爬起床，略略修饰一下，就特别忙碌起来：日常家务之外，还要跑街买许多菜，买来了要洗，要煮，要做羹饭，要请亲房来吃。这些都须在上午弄好。本德婆婆尽管帮着忙，依然忙个不了。她年轻，本来爱国，昨夜没有睡得足，今天精神恍恍惚惚的好不容易支撑着。

客散后，一只久候着的黑狗连连摇着尾巴，缠着阿芝婶要东西吃。她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盏，便用手里的筷子把桌上一堆肉骨和虾头往地上划去。

“乓！”一只夹在里面的羹匙跟着跌碎了。

阿芝婶吃了一惊，通红着脸。这可阁下大祸了，今天是中秋节！

本德婆婆正站在门口，苍白了脸，瞪着眼。她呆了半晌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狗养的！偏偏要在今天打碎东西！你想败我一家吗？瞎了眼睛！贱骨头！它是你的娘，还是你的爹，待它这样好？啊！你得过它什么好处？天天喂它！今天鱼，明天肉！